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a graphic, almost cubist style. It depicts two women. The upper woman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long, vertically striped dress. She has long dark hair and is looking down with a slight smile. The lower woman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dark, off-the-shoulder top. She has dark hair and is looking towards the viewer with a slight smile.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yellow. The title '爱的荒原'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flanked by horizontal lines. Below the title, the subtitle '女性启示录' is printed in red characters.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the author's name '林希著' and the publisher's name '漓江出版社' are printed.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a small red and white striped graphic element.

爱的荒原

女性启示录

林希著

漓江出版社

I247.57-39C2



0444901

210766

爱的荒原

——女性启示录

林 希著



漓江出版社

爱的荒原

林 希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600 册

ISBN 7-5407-0544-2/I·406

定价: 4.15 元

东方是美的沃野，我们爱得真挚；
东方是爱的荒原，我们爱得无辜。

我崇拜人。

象太阳，因人类的出现才获得尊严；从此它因崇拜人而燃烧，人是太阳的图腾。

我崇拜人。

象河流，因以自己的生命作乳汁哺育人类而被人类尊为母亲，它不仅肥沃了两岸的土地，更为人类选择了青草和鲜花。

我崇拜人。

我崇拜男性的阳刚壮健，我崇拜女性的柔美妩媚；男性仿效父亲的榜样做父亲，女性因天赋母爱而去做母亲。由此，世界才是真、是善、是美。

我崇拜人。

1

空濛的夜幕上，你是一颗湛蓝的星辰。明丽、纯净；似钻石、似珍珠。却又都不是，你是一颗蓝星。

一堂普普通通的人体课，教室里的光线柔和、安详，似学生们安宁的呼吸。静极了，静得能听到自己脉搏的跳动声，静得能听到脉管里血的流动声。有人哧溜一声吸了一下鼻子，毫无反应，声音很快消失了，没有人相信自己听到过任何声音，静得耳膜在啸鸣。

她背向师生跪坐在淡蓝色的绒毯上，修长的黑发从双肩中间流下来，沿着背脊正中的深窝蓬松地散落到腰际。从那里，弧线向两侧伸延下去，勾勒出了圆圆的臂部。双腿上，一双手叠放得自然舒展，腹部收缩着突出几条横的波纹，双腿盘跪着把双脚垫坐在臀下。妙极了，协调得似一支歌。下午的阳光使她乳白色的肌肤闪烁出青春的光泽，起伏的曲线似一泻流泉荡漾着生命的旋律，完整、流畅。无论你站在什么位置上，也无论你选择怎样的角度；无论是从形体最宽处着手，或是从躯干最高处落笔，你都能寻找到那神奇地在人体内漫流着的超自然的、宁静的力。整体的明暗对比，微妙

的局部变化，若隐若现的浅窝，几乎是晃眼的亮部色块，似在呐喊，似在吟唱，展现在你的面前。她是力、美、爱和光明的象征。

人类在经历过漫长的觉醒历程之后发现了自身的美，神奇的画笔和色彩在描绘伟大的神祇和临摹美丽自然景色的同时，更在人体艺术的崇高领域里赞颂着人性和爱情。罗丹在《青铜时代》中通过青年的身体表现了人类最初的萌醒，安格尔在《泉》中于女性裸体的韵律中发现了圣洁的诗。乔尔乔内的《酣睡的维纳斯》使人类想到宇宙永恒的存在，而马蒂斯笔下的人体显示着生命的节奏，特劳累克的女人体则充满了悲伤。人体是美，美得惊心动魄。

举目凝望着摆好姿势的模特儿，师生们都久久没有落笔，人们被突然向自己扑来的美惊呆了，它迎面带给你重量的感觉，带给你色彩和光线。那浑圆丰满的弧线，是世上最美的线条，更是人间最美的词汇。是实体，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灵气。苗条、典雅、端庄、怡静。它凝聚着阳光，空气和流体的滴涟；它又显示着温暖、挚爱和纯洁的心灵。在这完美得近乎奇妙的形体面前，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一种紧迫的压抑，它甚至使艺术失去了自信。

对于美术学院高年级研究生方涛来说，上人体课就似去食堂吃一盆豆腐白菜一样。常常是随便找个位置支起画架，调好颜料，把画笔在手指间无意识地转动一下，比魔术师转动他的魔棒还熟练还俏皮，不知为什么还要向左右顾盼一下，然后才抬眼去寻视模特儿。总是不合心意，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几乎没有什么冲动，目光在模特儿身上从上向下流动着，信手在画布上打出轮廓，显得有些粗野，漫不经心，似画一

件瓷瓶画一只动物画一条板凳，又熟练得似在木箱上钉一颗钉子，似厨师在火上翻动手中的炒勺，俏皮透了。画得自然认真，对作品也满意，良好的自我感觉，别人还没有画完，他先收拾停当提着画箱走了。教室门外点着一支纸烟吸着。反觉着这支烟比一切都有味道，喷一个烟圈，又是一组曲线。

这是怎么了？见鬼！

刚要下笔。才削好的铅笔断了。方涛的心沉了一下，眼角的肌肉在抽搐中跳动着。土佬儿，一年级时挨过骂，如今又以同样的词汇骂一年级新生。第一次上人体课，比兔儿见了老虎还可怜，头也不敢抬，只觉得脸颊烧得似个大火球，沉重地压在肩膀上。有人索性说恨不能把脑袋揪下来提在手里歇会儿。一片刷刷的削铅笔的声音，似蝗虫吃庄稼，声音的凄厉，刺得人心疼。整整削了两个小时，三十个学生整整削光了六十支铅笔，遍地的木屑，身上沾着铅粉，连指导老师的鼻子窝都被熏黑了。好歹这堂课混下来了，老师根本不要看任何人的作品，都带回去作纪念吧。学生们个个打了败仗般耷拉着脑袋，谁也不说话，谁也不看谁一眼，和女同学说话只眼光垂着盯视她们的鞋子，唯恐她们一个个也光着身子。没有人去图书馆，没有人读画册，都跑到街上去毫无目的地闲逛，买儿童玩具、买挖耳勺，平日吹牛夸口说自己什么世面都见过的方涛买回来一大瓶光荣牌高级酱油。

那时我们都十八岁。

然而却在今天，四年本科毕业又四年研究生，谁料到第八年时，二十六岁的男子汉竟在人体课上“啪”地一声折断了铅笔。那铅笔尖似戳在自己的肌肤上，立时就感觉到一种隐隐的疼痛，而且久久地不肯消褪。

这位陌生的模特儿女郎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在画室里了。第一次是正面，倚着红绒幕布站立着，双手自然下垂地合握在腹间，一条腿支撑着体重，另一条腿微弓着，突出了臀部的曲线，显示着一种青春的力度。那次自然画得十分拘谨，呆呆地凝望着模特女郎想起了一幅幅大师们的作品，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比联想，总觉得还有自己没发现的地方，总感到自己还没有把握住这个人体的神奇魅力，在这个人体中，内涵的美比外在的表象要更丰富。找到一个角度，画了一幅，极不满意，比自己从十四岁学画以来的任何一幅画都糟糕。带回住室，反过来背向外斜倚在墙下，根本就不想再看一眼。手也没有洗，只在蓝布半长工作衫上搓了两下，跑出美院大门，在对门一家小吃店买了四只烧饼，又遇上个小贩向他推销卖不出去的青萝卜。“大学生，豆瓣绿的赛鸭梨呀，消食顺气，最适于青年佐餐。哥儿们，这可是窖里的货，掉地上碎成八瓣儿，试一只吗，摔不碎算我的，怎么样？给个面子，买一只吧，都二十来岁的搭肩弟兄，我这儿死气赖脸地卖，你牛×哄哄地就是不买，太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别叫嚷了，买就买。”顺手拾了只最大的。才付过钱，又过来一个小贩子卖草莓，草莓卖不出手第二天就要烂掉，几乎是摊派出售，如果私人允许有自己武器，会把手枪对准你胸口卖的。算了算了，买半斤，淡红色的果实衬着乳白色的根须，几片草绿色的叶子，玲珑剔透。抱着几样互不相干的东西一口气跑回住室，堆在案上，注视着发了半天呆，一股邪兴劲上来，支起画架画了幅静物：关于烧饼、萝卜和草莓的主题。

很久很久没有再见到这位女模特儿了，大家推测准是这

位妞儿来过一次发现不合算，站两个小时只给四元钱，不如卖豆腐脑赚的多。据说这是统一规定，报酬不低了，每小时二元钱一天八小时劳动就是十六元，每月二十五个工作日，月收入可高达四百元。没办法，不知是哪位愚蠢的经济学家算出来的，一个人能每天做八小时模特儿一连“劳动”二十五天吗？都是那本经济学圣经教导出来的奇才。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才讲提高觉悟，要为艺术献身，不能索取报酬。画红旗吧，色彩鲜艳，开一部电扇呼啦啦吹，作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状，气壮山河。后来传达了最高指示，说美术学院是可以画人体模特儿的嘛。于是先作报告贯彻指示，学习讨论深刻领会，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把一切邪念通通清除干净，师生们一个个净六尘，入色界不被色惑、入声界不被声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身界不被触感、入意界不被法惑，果然成真身修成金刚体。而且经过严格筛选，凡三辈之内远亲近友有不良行为者一律另开写生班去画石膏像，这才终于请来了位模特儿。

上课前全体集合，点名答到，经检查确认没有混入闲杂人等。翻开语录十一页第一段，教导我们说，齐声朗读。语录歌，预备，唱！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齐步走，进教室，一排一班在正面两排位置，二排一班在左面位置，三排一班在右面位置，依次序站好，指导员作过最后寻视，没在学生们的目光里发现欲火中烧，举手示意，帷幕落下，膀宽腰圆男子汉一名，腹部下垂，看得出饭量不小，只厚厚的皮下脂肪富有女性韵味。

都骂院领导太缺德，再不提高模特儿报酬，人体课就没法上了。知道西方模特儿的报酬是多少吗？站一个小时比

你这位大院长坐在皮沙发上开一个月各色会议的报酬还高。至少，请来位模特儿也要象请来一位客籍教师一样吧，一次报酬三十元。终于答应了，请示了上级，上级只批准“按十五——二十元付酬”，据说参照了文字稿酬标准，千字十五元，还得是首次发表。制度订得是说的说了，只是没人干，教务处又作了手脚，每一次人体课付两次人体课的报酬，这才加了一倍，还得求模特儿女郎们成全保守秘密，谁捅出去惹了麻烦，我们豁出去免了人体课也不能违背上级指示。

终于，她又第二次在人体课上神奇地出现了。当方涛和其他同学一起支好画架之后，薄纱屏风后面婷婷地走出来一位模特儿，她几乎是闪光的身躯一下子吸引住了所有的目光，教室里嗡嗡的喧闹似被突降的严寒结成了冰，所有的人几乎同时在我心中惊呼了一声，真美啊！

美啊！美得不可思议，这是宇宙间最美的人体，从体型到气质都荡漾着崇高、圣洁。看见如此辉煌的人体，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而感到骄傲，都对自己燃烧起了崇敬。

按照指导教师的安排，她侧身半躺半坐地依偎在红色的绒毯上，红绒毯的光泽映照着她肌肤，艳丽光彩吸着在柔美的皮肤上，使那曲线清晰的身躯变成了流动的涟漪。微微地闭上一会儿眼睛，方涛想在再抬起目光时能抓住最神奇的感觉，然而竟在他睁开眼睛之前，那黑暗的视网膜上已经呈现出了一幅清晰的图象，一下子他理解了这非凡的模特儿身上非凡的艺术魅力。看她的脸型，她没有西方人的深眼窝高鼻梁，嘴唇也似缺少性感；但就是这近乎平淡的面容，却显示着安详和宁静。看她的体型，应该发育成熟的地方都不甚饱满，缺少西方人体的夸张；但就是这对比尚欠强烈的身

躯，却使人感到它蕴含着无限的美，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啊！方涛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他第一次捕获到了创作灵感，眼前的人体模特儿激发了他丰富的艺术联想，他似是走进了一个无比富丽堂皇的天地。

东方！这是东方独特的美，恬淡、深邃、协调，似东方人内向的性格，东方的美独具着丰富的内涵。表现这种崇高的东方美，西方大师们的画笔常常会显得苍白，几乎没有哪位大师、几乎没有哪幅杰作表现过这类题材，这真是东方画家独得的天惠呀！

方涛沉溺在创作的喜悦当中，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激动得几乎颤抖，他有了自己独特的发现，他有了自己独特的构思。表现东方神奇的美，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挥起画笔，行云流水，刚刚勾出了草图，他就被自己的作品惊愕了。

这已经不再是一幅油画，他用油画的颜料、画笔和画布，抒发东方的诗情画意。立意不凡，大胆地采用了中国画的表現手法，采用了从敦煌壁画到明清人物的技法，使画布上的形象比侧卧的模特儿更完美。

挥动画笔，画室里似是只有他一个人，忽而他从画架前退后几步，忽而又大步迈过去万分激动地涂上颜料，象国画大师泼墨渲染一般，他把浓重的颜料向四周推散。突然他的画笔从画布上扬起来，象一位乐队指挥飞起他的指挥棒，但又停留在半空中，该是这位指挥看错了乐谱。画着画着，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疯狂得忘了世界的存在。

指导老师悄无声息地在他的背后足足站了半个小时，他竟一点也没有觉察。每当他从画架前向后退去的时候，指导老师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足地为他闪开道路，唯恐惊扰了他的

灵感。渐渐地，几位放下画笔的同学也站在了他的背后，人们不免为他的发现高兴，自然也有妒忌。

“好极了！”当方涛最后向自己的画作凝神注视良久，终于觉得不必再作改动而放下画笔的时候，在他的背后响起了掌声和赞叹声，人们对他大胆地用东方画法表现人体美的创新给以鼓励，也祝贺他的成功。

方涛自己反倒觉得有些难为情，他一双手简直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只用力地搓动着，最后索性揣进裤兜里。

“方涛，你怎么想起了这一招儿？”一个同学从侧面拍了他肩膀一下，他打了个寒战，这才从艺术创作的幻境中苏醒过来。看看身边熟悉的面孔，听着他们不免带些市井村言的讨论，他才又还原为一个凡人。

“不是我想起了这招儿，是如此完美的人体只允许我使用这招儿。”方涛回答着，举目再去看那位模特儿小姐，这时写生长案上早空荡荡地没了人影儿，模特儿小姐走了。

指导老师过来紧紧地握着方涛的手，虽没有立即夸奖他这幅作品，但却给他鼓了劲。方涛意识到自己的画征服了观众，便珍惜地将画取下来，精心地提着它从画室走了出来。

“可惜你不认识哈默。”一位同学走过来打趣地说：“只要这位石油大王能看见你这幅画，他一定会花大价钱买下来收藏在他的珍品室里的，二十万美金，给哥儿几个来只猪头肉怎么样。”说着大家一起笑了。

“我可不敢去想二十万美金。”方涛自己也和同学们开着玩笑。“我只要咱们那十五元一幅画的标准稿费就心满意足了，一年发表两幅画就能买一双旅游鞋呀。大师们，太让人激动喽。”

“诸位大师们该用饭了，到饭堂去呀，那里早为我们准备好了白菜帮儿烩豆腐，东方艺术家将有足够的营养可以转化为艺术灵感。”一个同学又在故意噢噢地喊叫。

提起白菜帮烩豆腐，人们的心情变得沉重了，就连刚才完美的模特儿人体，也忘到了九霄云外……

如果说非凡的女模特儿的第一次出现使方涛惊愕，第二次出现使他获得了奇妙的创作灵感，然而今天，当完美的女模特儿第三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竟感到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慌乱，一种无端的情绪潮涌般地冲击着他的心。平静一下心绪，他想重新找到艺术，但一次一次全失败了，展现在他面前的只有光泽和色彩，他无从临摹更无所表现，他知道在这种毫无情绪的情况下一旦下笔，就必然搞得一塌糊涂，在自己的心目中破坏了对自己的印象。

那就作技法练习吧，当作是一尊石膏像，甚至是一件瓷瓶，看一眼画一笔，呆呆板板干干巴巴，象一幅少年人的习作。

不等下课，他早早地走出了画室，心情极是沮丧，象是在一场大搏斗中打了败仗，不知对方是谁，也闹不清为什么交手，三拳两脚就乱了章法，随之扑头盖脸就是一阵老拳，打得自己晕头转向。

默默地走过空空的院落，默默地走过操场，抬头一看，竟走到了校门口。糟糕，他心中暗自发出一声惊呼，觉得可怕，这可不得了，太危险了。前车之鉴，一位上届的男研究生就是在人体课后跑到校门口等模特小姐被取消了研究生资格，如今在文化馆负责寿星俱乐部，组织老寿星们画松树仙鹤。马上转身往回跑，紧紧地寻视一圈，看附近有没有人埋伏在什么地方，不好，一个那么熟悉的身影，政教处的，偏

偏让他看见，回去一提供线索就是一场大祸，这种人每到有人体课时就感到如临大敌，每一根神经都极是敏感，于是四面活动，观察各个阶层对人体课的反应，尤其是看有没有什么人暗中对人体模特儿小姐们纠缠。必须当机立断消除他的怀疑，转身跑进了小卖部——搭在校门旁边的一间木板房，来包香烟，吓了售货员一跳，买烟干嘛这么大嗓门？我怕你听不见！售货员骂了一句：神经病。

举着一包香烟走出小卖部，政教处的干部不见了，自己多虑了，人家不是来“摸情况”的，一场虚惊。稳定一下情绪，慢慢地向回走去，嘀嘀，一辆小汽车在自己屁股后边按喇叭，忙闪开道路，慢慢地开过去，的士，一辆出租车。

出租汽车没往校园里开，只停在操场旁，谁知是来接什么人的，客籍教师？或者请本校教授出去讲课？远远地走过来一个女青年，穿着极朴素，浅蓝发白的牛仔褲，细瘦的褲腿使身体显得修长，淡黄色的羊毛衫，花格衬衣，长长的散发披在肩上，走路的神态好潇洒，目空一切，似是哪个国家的公主小姐刚走下出访的专机，果然有点美术学院女学生的非凡风采。再看看，好眼熟，似在哪里见过，外班的同学？不记得了。一步一步，那女青年迎面走了过来，待方涛终于发现原来这就是那位陌生女模特儿的时候，停在身边的出租车早推开了车门，模特儿小姐大摇大摆地钻进汽车，汽车兜一个圈子神气十足地开走了，给方涛无偿地留下了一串汽车声。

呸！方涛冲着汽车背影吐了口唾沫，偏巧车尾灯旁醒目的汽车牌号映入了他的视线，决不是故意要记住它，是这个车号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砸在了自己的脑海里。50823，五个互不相干的数字，既不是序数也不是倍数，一个一个地刻在

了他的心上。天知道哪儿来的这么点鬼聪明，莫看美院学生一个个画得一手好画，但都不动脑筋，什么也记不住，外语课百分之百不及格，无论怎么念也记不住，似是管记忆的那一组细胞和感觉、视觉断了线，念上一千遍，合上书就忘。令得外语老师直蹦脚；大师们，油画、oil painting 奥依欧潘坦，不是一只好板凳。哪一位在睡觉，诸位是不是需要为我画幅肖像画提提精神？唉，敝人对诸位阁下钦敬之至！

用力地摇摇脑袋，方涛想把那个车号忘掉，但那五个数字偏更加清晰地闪现在他的视网膜上，而且跳动在他的心上，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在默诵着那五个数字，真是中了邪魔。

“方涛！”突然一声喊叫吓得方涛打了个冷战，象是一个正在偷东西的扒手被人当场捉住，他竟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

“快！”随着那声喊叫跑过来一位同学，他拉住方涛的胳膊兴奋万般地叫嚷着，“快到艺术室去，你好难找。”

“去艺术室干嘛？”方涛以为那个政工干部把在校门口附近发现自己的事向校方作了报告，校领导发落下来，正要捕他归案。

“你交上好运了，有人看中了你上次人体课的那幅杰作，一定要瞻仰瞻仰阁下的尊容。”那个同学一路上拉着方涛匆匆地走着，一路上前言不搭后语地向他介绍着事件的始末，“是个港客，自然是位财阀喽，热心艺术事业，自己不会画，喜欢出钱雇人画，出高价钱买下来收藏，和全世界许多大画廊都有来往，ok、哈罗、蓬皮杜艺术中心。虽说是个艺术商人，可也很有点眼力，他怎么一眼就看中了你那幅油画？！行喽，你这辈子不用吃棒子面了。”

2

推开房门，室内光线极暗，一股阴湿的潮气迎面扑来，使刚刚从阳光下走进屋来的人感到一股寒意。闭上一会儿眼睛，让瞳孔适应适应室内的灰暗，再睁开眼睑才看清室内的情景。床上，妈妈正在睡着，病弱的身子瘦小枯干，被子似乎铺在床上，桌上杯子、药瓶一片狼藉，吃剩下的半只苹果，几块饼干，饼干盒的包装纸揉成团丢在地上，真正是杂乱无章。

用力地扯开窗帘，强烈的阳光扑进来，立即升起了舒适的暖意。这时床上的病人才动了一下身子，轻声地问：“符洁，是你吗？”

符洁答应一声，顺手将脱下的外衣挂在墙上，随之便挽起衣袖利索地收拾起来。

“我原想在你回家前下床收拾的。”病人双臂撑着身子坐起来，和屋里匆匆忙忙的符洁解释说，“就是觉着身子没有力气。”

“妈，你躺着吧。”符洁收拾过桌子，又扫了地，还把自己早晨匆匆离家没有收拾的单人床整理好，这才直起腰背

舒一口气。

这间只有十几平米的斗室座落在一处大杂院里，这大杂院有人说住着二十户人家，还有人说住着二十二、三户，反正杂得很是可以。大杂院有一个大门，严格说起来应是大杂院的入口，因为那入口处的大门早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被入摘走了，至今老住户们虽还知道那两扇门板支在谁家的床铺下面，但因为他们自己也摘过公共厕所的窗子搭小厨房，所以决不去干彼此拆台的事。大杂院里呢，自然是曲曲弯弯好一套迷魂阵，说句笑话吧，倘若哪位陌生人想检验一下自己破迷魂阵的本领茫然走进大杂院，七绕八绕，最后很可能是翻墙才能跳出来。自然本大杂院的住户是不会迷路的，闭上眼睛也能摸到自己家门，生存本能嘛。

住大杂院自然恪守传统的规矩，互不来往，互不询问各人的历史、来历，也不问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什么职务，收入几何？提起来历，这儿藏龙卧虎，从原平津军分区少将专员到保长甲长下士班长三等兵伙夫马弁。不从军不从政的，有人开过绸缎庄，开过银号，开过饭馆，开过洋号，自然通通以破产告终，这才卖房卖地迁居进到这贫民窟。符洁的母亲是小学音乐老师，从解放至今三十年从来没给小学老师分配过住房，然而，据估计本城几万名小学教师还没有人露宿街头，所以大家尽可以只考虑如何振兴教育事业，提高教学质量就是。

“妈，我给你买药来了。”符洁收拾好屋子，反身摘下挂在墙上的提包，从提包里取出一只包装得极是精致的药盒。

妈妈没有去看，只激动不已地摇着头叹息：“我说过的，